潛研堂文集

潛研堂文集卷二十一

嘉定錢大昕

記二

封一品夫人張太夫人祠堂記

弇山畢公以名德重臣巡撫三秦迎母張太夫人板輿就養備極八珍之奉己亥歲太夫人考終官齋公扶櫬歸里哀動行路粵明年

天子省方東南公在籍迎

鑾

召對行殿

天子嘉公忠孝又嘉賢母義方之訓
御書經訓克家四大字賜焉公旣承賜乃擇靈巖山之
陽建樓以奉
御書旁築祠宇奉太夫人像六時瞻禮俾子孫毋忘
國恩家熾葢公蚤年失怙奉慈命讀書山中感畫荻之
勤厲斷虀之操用能處寬閒寂寞之區具先憂後樂之
志及學成而大魁天下出入禁闥保障方面當代推之
一以爲燕許一以爲韓范而公抑然自下指讀書故廬
淚涔涔落謂吾母之訓言猶在耳也庶所以妥先靈者
唯此地爲良爰築祠堂於斯且自營壽藏於斯山中人

皆走相告曰如中丞公洵所謂五十而慕者乎竊嘗論公文章經濟爲今世之歐陽固衆口一詞而太夫人敎以有成亦不殊乎瀧岡表所稱者顧歐母著述不傳一字鄭門亦未有達者而太夫人詞翰之美流播藝林又有弟少儀觀察知名海內白頭唱和比於思芬歐母雖及見其子登大科負重名及丞叔列侍從升兩府則辭世已久而太夫人享滫瀡之養者且廿年香車翟茀前引八騶都邑聚觀咋口歎羨此其才其遇又有遠勝於歐母者益天右吉人培其根而享其報斯

國家之盛美非徒一門之寵榮已也大昕與中丞公生

同里長同僚嘗升後堂修猶子之敬祠成承命作記乃
不敢辭且爲迎神之章春秋烝嘗歌以侑之其詞曰
嘉薦兮令芳告潔白兮北堂神之來兮雲錦裳普淖徽
兮緬瑟張積善兮慶有餘宣尼垂訓兮坤初維徽音兮
可則有令子兮爲
國柱石硯山兮峩峩慈母之澤兮不可磨香谿兮淸且
直長無極兮母之德

益都李氏宗祠記

李之望十有二而隴西趙郡尤顯歐公新唐書表其世
系隴西宰相十人趙郡十七人而宗室十一人別有三

公七人三師二人今攷表所遺者尚有景諶讓夷訓三人雖王謝崔盧之盛莫能逮焉然而太白義山未登膴化至今婦孺皆能誦其姓字覩身都將相而無所表見者所得孰多故知名位之有盡不若文章之無窮昔人所以殫精覃思兀兀窮年而不悔也益都之李其上世有諱東武者自東強之李家莊來徙郡城之東郭傳三世至逢春以孝行著力田藏果衣食裁足有子三人元正元增元盛元盛子遠以貢生入貲候選州判郎廣西桂林府同知文藻之父予嘗表其墓者也兩世皆以文藻貴贈文林郎李氏世有至行逢春嘗病元盛妻張用

巫者言割左無名指之半作湯以進竟瘉元增子早夭無後遠遺言俟其義子幫田宅盡而後以已子後之文藻祖母疾亟索豆腐腦食之未下咽而氣絕文藻終身不嘗豆腐腦文藻弟文淵以哭母毀卒世稱其死孝兄弟雍穆有義門之風焉今年文藻自潮陽令遷郡丞入覲告歸省先人墓乃立祠於所居之東貽予書請爲之記予故述其家世之美俾後人無忘其初抑又聞古之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淮陰侯營高敞地旁置萬家以葬其親然史不傳其父母名姓盧陵歐陽氏眉山蘇氏之譜載於本集其先世名諱族行親疎閱千百年人猶

稱之此吾所謂名位不如文章也文藻今之能師歐蘇者庶幾率族之人砥行績學以昌其文以昭先祖之潛德則隴西趙郡之閥閱姑置之不論可矣

錢氏祠堂記

古者宗廟之祭春禴夏禘秋嘗冬烝周公制禮以禘爲殷祭改夏爲禴春爲祠許叔重云春祭曰祠品物少多文詞也孫叔然郭景純解爾雅云祠之言食也祠本宗廟之祭秦漢以降神祇羣祀通稱焉故祠於壇謂之祠壇祠於城謂之祠城祠於堂謂之祠堂與祠之官曰祠官太常有祠曹其儀式則曰祠令祠者祭之名而非祭

之所漢志所稱某縣有某祠者謂祠其神於此地非指其室而言洪氏隸釋載殽阬君神祠碣孔君神祠兩碑亦是此例後人習焉不察直以祠爲祀神之所矣古禮大夫適士官師俱得立廟而以宗子主祭故有百世不遷之宗三代以後仕者不世祿大宗不能收族而宗法廢雖貴爲大夫猶祭於寢於是有祠堂之設以祀其先祖俾族姓不忘其所自出猶有宗法之遺意焉吾錢氏遠有代序散居於江浙者尤多吾始祖自常熟之鳳里徙居邑之盛涇以力耕起家再傳而析而二支一居外岡一居望仙橋迄於今幾三百載生齒日蕃昭穆漸遠

康熙中始議春秋合族人祠於先塋祠畢餕其餘於主祭者之家而祠堂猶未建立歲辛巳先君子謀於族父兄長者卜地於外岡之西練祁之陽爲堂三楹門三楹繚以周垣秋霜春露祗薦時事几筵畢設登降有所前期卜族之一人主其祭而族人稍醵錢以助之品物少而文詞亦不敢多庶幾無忘祖宗淳樸之遺相勉以孝弟而勿流於侈靡以致後不能繼西鄰之禴實受其福先祖其康我乎祠成先君子嘗欲爲文記其歲月而不果歲丁酉秋饗畢族父兄皆來會僉謂大昕宜製文刻之石於時先君子下世再期有五月矣乃泫然泚筆而

書之

張氏墓廬記

廬墓止於一時墓廬則終身依焉漢人以察孝爲一科故有託於廬墓以求進者所謂祿利之道然也後代既不立此科而儒家猶復襲取陳言妄相詆諆則彼朝死而夕忘者翻有合於聖人之中道乎夫孝子之事親也雖藏而不得見猶不忍須臾忘之則廬之近於墓宜也海鹽張子芑堂既葬斯廬而其友方生復爲之圖一展閱悶油然生仁孝之心張子非有慕乎廬墓之名者也因其情之所不容已而廬之其美之其識之張子固不

暇計也

半硯齋記

吳君岑渚博雅好古居吳城之西距郭十里而近門臨谿流綠淨見底右倚支硎天平諸山朝暉夕陰雲煙變幻可得於几席之間其讀書之室才容十笏圖史筆硯之外無他物岑渚嘗得高士湯巖夫篆書半硯齋三字因以顏之巖夫之題吾不知其何所取也岑渚適然而有之遂適然而名之已而岑渚得斷硯一背有凡夫小印微損驗為寒山趙隱君故物置之齋中此齋眞有此硯矣凡夫居空谷中以著書自樂硯失其半雖重棄之

於心必有所不足更二百年岑渚得之反若以半爲佳夫有成與虧者天之數無成與虧者人之心謂全之不如半者非也謂半之必不如全者亦非也適然而與吾心相期吾因而取之夫豈有全半之見存也哉曩者蔣西原編修爲岑渚題詩因言嘗見凡夫寶符硯於法螺菴何義門學士方試此硯作草書編修年少爲之展紙此事忽忽逾三十年硯不知淪落何所因慨然歎半硯之得所歸今春岑渚偶過法雲禪舍則寶符硯與義門之書儼然在焉蓋法螺僧不能守轉鬻之它所岑渚乃買歸與半硯同列齋去寒山不遠而齋中之人恬淡樂

志猶凡夫也故硯之置此爲得其所然而編修又不及見矣岑潛因巖夫之題而得凡夫之硯又因半而得其全者人謂造物之巧於作合而要皆適然而有之天下之巧於合者何莫非適然者哉硯不止於半而仍以半名齋不忘舊也而不知者且以爲全之果不如半也

蓉鏡堂記

檀濱先生自縣之外岡徙居城東清鏡塘之南再徙乃定居焉是時大昕方十五六歲從先生受經義與同學十數人下榻先生所僅老屋數椽東西相向無所爲堂也久之稍治其隙地爲書齋又數年乃買故常平倉廨

稍葺而新之顏其堂曰蓉鏡適大昕乞假里居數造先生之堂先生曰子盍爲我記之大昕不敢當因請名堂之義先生曰吾嘗夢游一洞天湖水澂澈如鏡芙蓉盛開宛在鏡中心甚樂之因是以名坐客或舉李相國故事以爲先生有賢子旣已擢科第登侍從吉夢之占其後來將相之祥乎先生听然笑曰此非吾所及也夫花之名芙蓉者有二古人以蓮比君子而蓮之華曰芙蓉芙之爲言夫也蓉之爲言容也言其有丈夫之容也水陸之華其可以悅目者固非一品大率穠豔依人迎風空笑近乎兒女子之嫵媚者色雖麗弗善也獨芙蓉亭

亭淨直在水中央澹然於炎熱之場超然於塵垢之外故靈均寄懷香艸於斯獨三致意而太史公稱其志潔行芳濯淖汙泥之中皭然泥而不滓蓋以芙蓉況屈子焉信乎其有丈夫之容者也木芙蓉之名起於近代當冰霜總至百卉彫謝而傲然特立獨以拒霜自名又其性宜澤畔臨波倒景如綺霞初展光采四照亦與蓮相類雖水陸異品其亦猶司馬長卿之於藺相如乎吾少不諧於俗讀書課徒之餘手種花木四時爛漫聊以自娛屋後則清鏡塘一灣活碧映帶左右吾將引以為池而多植芙蓉花時攜稚子童孫徜徉其間以為吾歲寒

之友又使後人無銜三春之桃李益思澹然超然者之可師是吾之志也大昕退述先生之語以爲記云

石鼓亭記

三代之文傳於今者唯石鼓爲可信顧其文奇古又多殘闕辨釋匪易東坡撰鳳翔八觀詩但識三十餘字至薛尚功章鄭施潘諸家詮釋始詳然亦不無牽強傅會之失海鹽張芑堂氏博雅嗜古耽於金石游京師親詣國學戟門手摹其文以歸猶以爲未足徧求南宋及元拓本攷其異同又聞四明范氏有北宋拓本裹糧而往寓居廡下鉤摹者再始盡得古人製字結體之源於諸

家釋文之是非了然若見垣一方人矣乃取諸本文字可辨者摹勒入石疑者闕之泐者空之偏旁屈折諦視精審不爽苗髮又采諸家釋文校其同異閒以己意斷之名曰石鼓文釋存與石本相輔而行俾好古之士得覩北宋本於七百餘年之後參互而訂正之厥功可謂偉矣刻成將築亭以覆之而屬予記其事予平生嗜好與芑堂同而愛博不專所得甚淺頃與芑堂往復談論稍有新得昔人據秦斤釋殹爲也攷汧殹字兩見尋繹上下文似是水名不當作虛字訓疑卽古池字昔人釋循爲道此文亦兩見前與原溼陰陽協句後與或陰或

陽協句疑卽行字趍字見說文而誤釋爲趣又爲趕犇字亦見說文而誤釋爲奔又爲若舉卽說文奏字斿蟄卽游優與優游同此皆前人所未及芑堂試平心決之或可備芻蕘之采也

可廬記

吾弟晦之名其讀書之所曰可廬請予記之夫廬之義主於寄古者井田之法田中有廬人各二畝有半方春畢出以修農事而周官遺人所掌國野之道十里有廬廬有飲食五十里之閒有三廬一宿以待賓客之過者賈公彥言廬有四義約舉之不過中田之廬與十里之

廬二者而已中田之廬春夏居秋冬去若十里一廬各至者過而不留俛仰之間迭爲主客更何係著之有漢世宮殿之外周廬千列官吏直宿其閒謂之直廬而儒林講讀之舍亦稱精廬至於諸葛州廬焦先瓜牛廬則又韜遁者之所託焉廬之名通乎上下而其爲寄寓之義則一也予嘗感人生百年少而壯而老若白駒之過隙四支百骸其寄於天地之閒無多時耳宮室居處則又四支百骸之所寄焉者往來遷徙變幻無常而懷居之士乃必重堂高閣燠室連房窮水石之工廣田園之利自謂身可長保庇蔭子孫豈知樊重之陂移於庾氏

沁水之園奪於武陽此易所以著豐屋之戒而淮南所譏夫木遁者也古之超然遠覽者隨遇自足不願乎外廣厦可也陋巷亦可也承明之庭可也環堵之室亦可也視宮室之美猶廬舍然寓意而不留意故無往而不得其可蓬戶蕤於洞房衡門樂於重屋所寄在是所安卽在是較之問舍求田刺促不休者何可同日而語哉晦之好讀書而不汲汲乎榮利之嗜其名廬之意蓋薪至於古之隨遇自足者抑予又有進焉夫理之所在有可不可境之所值無可不可晦之能安於境之可必能辨於理之所不可感浮生之如寄將好修以爲常於以

希知道之君子奚爲不可乎

芥舟山房記

徐子藕州題其讀書之所曰芥舟山房屬予分書聯之楣間客有過而問徐子曰子知芥舟山之所在乎曰不知也客啞然笑曰夫必有是山而後有山房世旣無此山子又安得有此房徐子曰固哉子之言也開闢之始山且不自知其爲山山之爲山人名之也嶽有五鎭有九名山五千三百七十洞天三十六福地七十二皆人強而名之越至於今一岡一壟莫不錫之以名月異而歲不同子又惡知世之必無芥舟山也者且吾旣有此

房矣惡知不又有因吾之房而指一山以當之者子謂山不嘗名舟邪則金陵盧龍俱有覆舟秀容有繫舟而定海且有舟山子謂芥不可名山邪則浮屠氏言須彌山至大而一芥子中可以納之吾未見芥小而山大也且必有山而後有房則又必依山以為房世之稱山房者不必皆依山雖有山猶無山也子不怪吾房之未始有山而怪山之無芥舟此知二五而不知十也吾聞建德之國畏壘之邱有山塊然若沈而浮不風不波不春不秋聚為六合散為輕漚強與之名是曰芥舟齊諧所志滌園曾游似小即大有樂無憂馭風可到信宿且留

水居而弗沒溺陸行而未隋墜吾將卧游乎斯悵問津之寡儔客乃玆然失所以荅予喜其辯也乃敘而記之

抱經樓記

四明古稱文獻之邦宋元之世攻媿樓氏淸容袁氏藏書之富甲於海內明代儲藏家則有天一閣范氏而四香居陳氏南軒陸氏次之然聚多易散唯范氏之書巋然獨存浙東西故家莫能逮焉盧君靑厓詩禮舊門自少博學嗜古尤善聚書遇有善本不惜重價購之聞朋舊得異書宛轉借鈔晨夕讎校搜羅三十年得書數萬卷爲樓以貯之名之曰抱經蓋取昌黎贈玉川子詩語

樓成屬予一言記之予唯經之義取乎治絲製布帛者聚衆絲而積之使其有條不紊是之謂經然後以絲緯之縱橫往復雜而不越而文采生焉易書詩禮春秋聖人所以經緯天地者也上之可以淑世次之可以治身於道無所不通於義無所不該而守殘專已者輒搴一先生之言以爲依歸雖心知其不然而必強爲之辭又有甚者吐棄一切自誇心得笑訓詁爲俗儒訶博聞爲玩物於是有不讀書而號爲治經者幷有不讀經而號爲講學者宣尼之言曰君子博學於文顏子述夫子之善誘則曰博我以文子思子作中庸曰博學之審問之

孟子之書曰博學而詳說之夫聖人刪定六經以垂教萬世未嘗不慮學者之雜而多岐也而必以博學爲先然則空疎之學不可以傳經也審矣凌雲之臺非一木所造文繡之衣非一絲所成好古敏求多聞擇善夫子所以爲不學也自古豈有原伯魯之徒而號爲經師者乎青厓有獨抱遺經之志而先之以聚書可謂知所本矣曩予在京師與君家召弓學士游學士性狷介與俗多忤而於予獨有水乳之投學士藏書萬餘卷皆手校精善而以抱經自號青厓與學士里居不遠而嗜好亦略相似浙中有東西抱經之目茲樓之構修廣間架皆

摹天一閣而子孫又多能讀書者日積而月益之罔俾范氏專美於前是所望也

放生池古泉記

吳郡向有放生會每月朔望諸善士各攜水族縱之石湖湖距城稍遠漁者嗜利恐仍不免網罟乃議於白蓮涇同仁堂左鑿池四畝以爲滋育之所鳩工之始適遇亢旱掘土纔二尺得古井焉瀰然而深尋其源而導之混混汩汩時出不竭未浹旬而池水瀰滿味淸而甘恍若中泠惠泉移來此間觀者歎異得未曾有予適假館吳門因介友人請記其事夫潤萬物者莫如水江湖之

浩淼池沼之渟蓄雖鉅細不同其潤物則均也古者伯益始作井於易井之象曰巽乎水而上水而申其義曰井養不窮井之水至小爾而涓涓之源引而彌長聖人以爲此生者機也彼溝澮之盈不崇朝而涸者固不可以竝論井闌無款識未審刱於何代然積之久者其流必遠今

聖天子久道化成民物咸躋仁壽之域而此邦人士推

廣

仁澤俾鱗介之微咸若其性一念所感土脈應之通塞之故似非偶然者爰述顛末以詔方來重以銘曰

靈蠢異類覺性則一勿謂無知亦具氣血人皆樂生物豈有別縱之長流天空地闊吳閶之西有池渟滀名曰放生成之不日春揭甫施古甃暗出注焉酌焉且甘且洌天錫茲泉以廣仁術樂哉游儵如入溟渤言告善信孳孳毋關此心勿懈此水長活

五硯樓記

袁子又愷向居金昌亭畔題其讀書之室曰三硯齋予嘗爲之題扁三硯皆其先世所詒一爲介歸先生物一爲謝湖草堂硯則尚之先生物一爲列岫樓硯則永之先生物也丁巳歲青浦王侍郎以所藏淸容居士硯贈

又愷錢唐奚鐵生爲作歸硯圖一時傳爲嘉話未幾又得谷虛先生廉吏石硯幷前所藏而五是夏又愷移歸楓橋舊居甫卸裝卽謀藏書之所唯茲樓宜乃奉先世手澤及古今載籍收藏唯謹名其樓曰五硯屬予記之袁氏四姓五公著於東漢晉南渡後門望亞於王謝吳中之袁則自明嘉靖六俊以文行相砥厲與三張四皇甫齊名迄今三百年來詩禮之傳久而未替又愷承其父兄之緒益以通經敦行孟晉匪懈凡先世遺迹流轉它姓者輒重價購歸弆之斯樓生平篤好文史聚書數萬卷多宋元舊槧及傳鈔祕本暇日坐樓中甲乙校讎

丹黃不去手予嘗論世少藏書之家藏矣未必能讀讀矣未必能校能讀且校矣而或矜己妒彼如許愨胡潛所爲亦未免通人譏議獨又豈兼三美而無一病予心重焉其樓四面洞達迴出埃壒靈巖天平之紫翠望之如可摘也支硎法螺之鐘磬招之若相荅也前俯澄碧旁植花竹挹風土之清嘉屏絲管之嘈雜予益嘗裴回徙倚焉而不能去也列岫樓久廢今無能指其所在者而硯尚存斯樓主賓文酒唱酬之盛不減於曩時此吳中世族所難得者予所以樂爲記也

西谿別墅記

吾友陸君豫齋唐高士甫里先生之卅四世孫承先賢遺緒敦本睦族勇於爲善旣建甫里先生祠於虎邱山塘之南又搆小園於祠之側顏之曰西谿別墅屬予記之攷甫里先生卜居吳郡之臨頓橋其幽居賦云門臨鶴市地接虎邱又嘗與皮襲美西谿閒泛唱和之作載於松陵集則茲山爲先生流連觴詠之地九原可作其必有樂乎此矣相傳甫里祠有清風亭光明閣雙竹隄杞菊畦垂虹橋鬭鴨池諸勝今皆蕪爲茂艸豫齋豁然傷之爰於別墅倣其名目隨地勢曲折而布置之高者爲隄窪者爲池傑然者爲閣翼然者爲亭水石清幽卉

木數藂拓地廛百弓而宛得笠澤松陵之趣蓋不徒存甫里之故蹟而兼得甫里之性情者也予嘗讀唐書本傳稱李蔚盧攜皆與善及當國召拜左拾遺詔方下而卒疑若少假以年不必以高士終者及致兩人入相年月參以笠澤叢書唐詩紀事而知史之未可信也兩人之並相在乾符二年乙未至五年戊戌而相繼罷去拾遺之召當在此數年間而叢書之成在乾符己亥則其時先生猶無恙計敏夫謂卒於中和初中和又在乾符之後盧李二公皆先沒矣然則先生雖以拾遺召而堅辭不起終全肥遯之操豈藉終南為捷徑而捧檄色喜

者哉士君子高尚其志必不慕乎一時之榮而後能收千秋之報迄今過西谿而瞻拜祠下者流連慨慕共仰爲百世之師而又有賢裔如豫齋者誦芬詠烈克紹家聲祠得地而益彰地有墅而愈勝高山景行俎而豆之將終古而無極視左掖之榮所得爲何如也世徒惜先生之不及應召而不知先生乃召而不出此所以爲眞高士古人以三高並稱予謂少伯功名中人固非其匹季鷹雖知幾猶多入洛之舉較之先生尚遜一籌也試質之豫齋其以我言爲然否

潛研堂文集卷二十一

門人戈襄校字

嘉定錢大昕

紀事

記侯黃兩忠節公事

順治二年五月王師下江南豫親王多鐸遣降臣前鴻臚寺少卿黃家鼐安撫蘇州巡撫霍達遁走適監軍道楊文驄率兵五百人至郡家鼐方勞軍西察院文驄直入執家鼐及從者數人盡殺之副使周荃匿民間得免歸報豫王且請兵吳郡被兵自此始六月兵部侍郎李延齡入蘇州分兵徇諸縣以張維熙爲嘉定知縣以徐

州總兵官李成棟爲江南提督鎭吳淞閏月成棟前隊兵過縣東大掠已丑成棟與副將梁得勝以戰艦百餘至宿東關外庚寅成棟入吳淞巨艦悉艤東關外留得勝以三百人守之壬辰始下薙髮之令上民皆不願遂謀舉事諸鄉稱義兵者不約而集矣是時舉人王霖汝及弟諸生楫汝起六都得七百人號王家莊兵監紀知縣支益起石岡得千人號石岡兵南翔大姓招募二千人號南翔兵婁塘羅店外岡先後競起甲午鄉兵大集至東關外攻得勝軍得勝據高岡令弩箭手自上射鄉兵皆應弦而倒南翔兵最先登矢傷一人即退石岡兵

踵之尋亦却獨王莊首領都司許龍奮勇直前戰頗力亦中流矢死鄉兵幾潰而外岡婁塘兵接戰甚力廿三都民素輕趫善鬭殺獲最多夜漏下數刻各鄉兵齊至舉火燒得勝船四十餘艘一時俱盡成棟所掠金珠刀劍及婦女姝麗在舟中者皆爲灰燼得勝僅以身免龍字雲美有膽畧嘗在閣部史可法麾下感其知遇恨不從死故視死如歸丙申成棟遣精騎赴太倉調兵爲羅店鄉兵所遏不得達是夕月食既占曰食盡無光百姓宛城邑空丁酉左通政侯公峒曾臥病蟠龍江遣其二子元演元潔入城聚士民爲城守計進士黃公淳耀與

其弟淵耀亦至勸元演作書趣其父速歪鄉兵亦列幟往迎戍戍成棟悉鋭攻羅店屯兵馬橋與鄉兵接戰而潛遣鋭卒繞出陣後鄉兵遂潰諸生唐景曜赍檄數成棟之罪至是被獲磔於市諸生唐培率兵巷戰不勝被獲大罵不屈刃已加頸尚呼豈有此理語未絶身首異處矣諸生朱霞張小徽登屋鳴金欲集衆復戰身被數創墮河死已亥峒曾入城與士民公議畫地而守峒曾守東門諸生朱元亮龔孫玹金起士及其二子元演元潔佐之淳耀主西門淵耀佐之嘉興教諭龔用圓舉人張錫眉主南門諸生夏雲蛟唐昌全等佐之北門亦峒

曾爲主而太學生朱長祚雲南按察司僉事唐谷禹佐
之處分已定各率衆上城巡邏衆皆踴躍持礮執刀以
從城上揭白旗大書嘉定倡勸義師雉堞依地段分屬
各啚每啚擇一人爲長日入後當事者親自巡歷以稽
勤惰其大事則峒曾淳耀二人決之庚子逐新令張維
熙以前儒學訓導萬達攝縣事侯黃又遣人賷名刺訪
境內拳勇少年悉召致之具賓主禮假以辭色令歸集
衆且勉之曰人孰無父母妻子諸君能倡義兼可自爲
不獨爲人也衆皆感激思盡力鄉兵益盛癸卯成棟遣
其弟統精騎數十往太倉調兵至縣北關鄉兵逐之殺

其五騎餘騎將過倉橋城上連發大礮殺三人一馬其一黃纛紅綠佩刀者咸棟弟也餘騎遁歸吳淞相謂曰吾等皆高鎮勁兵自降　大清所過風靡何物蠻子赤身打仗所至成羣未及十日已損我副將六員矣時前總兵吳志葵駐兵泖湖峒曾等累致書乞援志葵不得已遣游擊蔡喬以兵三百人赴之乙巳喬軍至皆尫弱又强半市人子不習戰惟喬頗勇健使雙鐵簡右手重二十五斤左手重二十斤所攜火藥糧儲在舟中求姑置城內身自率兵營於城外議者皆曰宜許之彼戰而勝軍資在城其心益固不勝留以爲質勢不敢棄我去

當事者猶豫不聽令泊舟南關外丙午成棟聞喬軍至遣諸將銜枚疾馳晨至東關喬軍出不意多赴水遁喬臥舟中聞變驚起持鐵簡躍登岸奪一馬乘之血戰良久力盡幾陷東門人徐福躍馬深入挾之以出喬又與福衝入陣以救餘軍之陷沒者遂引兵南歸鄉兵見喬敗不復能軍　大軍乘勝薄城城上發大礮傷二人遂引去已酉成棟悉兵過嘉定城北入婁塘駐營磚橋鄉兵環聚攻之步騎不敵死者過半日暮成棟鳴金收兵入營縱酒不警七月庚戌朔鄉兵復集於磚橋成棟縱兵擊之杭文若者杭家村民也年少多力執紅旗先進

其隣毛玉佩繼之殺騎兵三人　大軍攢矟刺之皆死鄉兵驚散諸生徐文蔚率其徒血戰大呼後隊速進無有應者文蔚猶不退亦死之　大軍乘勝追北鄉人奔走自相蹂踐死者無算遂屠婁塘成棟遣人持榜諭城中速降誓不殺人峒曾等夙以忠義自許得榜寸裂之督民運甎石固守壬子　大軍攻城城堅礙不能入乃舁板扉置東北城外伏健士鑿大穴垂陷城中用巨木塞之不得入　大軍轉攻北門欲從水竇入城中復下巨石塞竇不能入是夜　大軍攻城益力礮如雨下五更大雷雨峒曾父子與諸紳士仗劍立雨中見守陴士

饑凍不能支漸有散去者亟往勸止已不能禁矣癸丑

大軍自東門斬關入嗣曾猶坐城樓指麾自若呼二子速去行數步復還嗣曾怒叱曰我汝分也祖母在爾等應代我奉養戀我何爲二子慟哭而去至孩兒橋皆見殺嗣曾倉卒投池水騎兵引出斬之成棟命梟示西門等令懸於嗣曾門左越三日　大軍已去忽懸絶墮地鬚髮赫然如生太學生朱之熙過之亟捧歸函送厥頭故居求身屍不得其僕號于路曰主人殉難時著黃紗袴以綠絲帶繫襪有童子知之指其處驗之良是遂合而瘞焉淳耀守西門聞城破乘一馬南行弟淵耀親

爲執鞚至城南隅西林庵主僧無等獻茶啜畢索紙筆
謂僧曰大師急避予兄弟即自此别矣遂鍵戸取筆大
書曰明進士黄淳耀以某年月日自裁于西城僧舍嗚
呼進不能宣力朝廷退不能潔身自隱讀書寡益學道
無成耿耿不没此心而已書畢再拜顧視淵耀已赫然
梁閒矣遂縊於左張錫眉聞城破先驅其妻溺水死作
絶命詞畢自經死龔用圓抱其兄用廣大慟曰我祖父
淸節自矢已歷三世今日苟且圖存何以見祖宗於地
下因共溺死明日得其屍兄弟猶握手不解云弟用厚
攜家出避亦自溺用廣用厚皆諸生夏雲蛟被執堅

臥不屈死朱元亮龔孫玹朱昌祚唐昌全皆見殺唯唐洛禹被脅取金帛得釋越六日後爲軍人所掠索金帛不得攢槍刺死金起士痛哭不食死其餘諸生之死於兵者王蘭朱亥趙惟賢陶恕先孫和京金堪士龔元彬貢士則王雲程太學生則金德開德開臨死猶執家訓不去手諸生吳耀夫婦被執至死罵不絕口諸生潘大倫聞難縱火焚其家飲大醉自溺死諸生陳師文亦自溺死是日成棟下令屠城老幼無得免者乙卯成棟還兵駐太倉以州人浦嶂攝縣事縣民猶未肯薙髮璋請於成棟以二十七日再引兵屠城於是廩生宣衷恂以

留髮梟首東門庠生龔復聞嶂友也被縛時呼璋字曰
君屛幸釋我嶂不應并其妻子及姊與甥皆斬之

記加徵省衛運軍行月糧始末

江南折漕之州縣五州曰泗縣曰安東曰興化曰溧水陸稼書先生詳文稱永泒高淳安東興化泗州嘉定溧水六州縣而嘉定居其一焉嘉定瘠鹵不宜稻種棉花者十之七米不足則資之它縣明時歲轉漕十萬六千四百九十有二石縣民苦之萬歷中始改兌而折啟禎間議更者再縣之賢士大夫力持之得折漕如故　國初詔天下賦役一依明萬歷元額久之江寧衛運軍欲加增行月糧不得乃議分

派折漕州縣計十有一萬六千兩嘉定獨五萬六千有奇方是時歲薦饑運軍持檄至立取盈焉官吏皆錯愕無如何有耆民倪拱辰陸德秀者大言於縣曰此款項非漕也行月糧耳其所派地與數非奉旨也糧道傳作蒙混申之牒總漕蔡士英駁而未定之額耳以派夫言之嘉定所派衛爲蘇州爲太倉爲鎮海若江寧諸衛有元派之縣存焉不應越而問之嘉定以嘉定言之歲以七萬三千九百漕折解京矣又責以五萬六千解江寧是兩漕也且它邑折漕石止五錢嘉定則七錢矣又輸官布九萬五千餘匹亦不應更有派以衛額言之漕船

千有二百七十四行糧給本色每船米三十有六石積之四萬五千八百六十有四石月糧亦如之而本折各半其支給也于南米于南屯南米一十八萬九千八百九十餘石南屯一十六萬二千八百一十四石有奇合之爲額三十五萬二千六百餘石是額也先以一十一萬七千三百八石五斗給運軍後以二十四萬石分給駐防兵士然則行月糧未或缺也又不應復有加令之議加者在月糧之半折在半折之石加五錢無論嘉定之不堪加折色之不應加加之不應五錢即應五錢矣爲數亦僅一萬一千四百六十有六兩止耳隨漕兩問

之通省畝不過毫獨責之改折五州縣畝不過分即使
橫坐于嘉定亦畝不過九厘何故而有五萬四千之額
致使畝有四分九厘之增以不堪加之縣出不應派之
糧供不應給之銜敲骨揭髓徒資羣蠹瓜分酗酒賭博
之資民實不服於是知縣潘公師質慨然曰正供額賦
誠不得已此行月糧何爲者且嘉定漕故永折無漕則
無運費何用加行糧爲遂弗徵也既而運軍復持檄至
擾害益甚潘亦被劾逮繫江寧拱辰德秀乃走京師訴
之部科詞甚激切湖廣道御史馮公班察其誠特疏請
敕下戸部部咨蘇松巡按下道府會議核實覆定加編

月糧不敷折色銀四萬五千八百六十四兩均派之五州縣而嘉定以漕額獨多加編二萬六千七百六十九兩有苛潘既就逮吏役稍侵之潘不堪其辱乘間投秦淮死家人得其尸有繫臂書言行月糧加編之苦寧一死以捄嘉民云諸運軍銜拱辰德秀不置嗾布政司逮鞫二人皆持前議不屈坐以沮撓軍需之罪大杖繫之荷校暴日中皆死縣人陸時隆爲作二義傳

記湯烈女事

或有問于予曰夫婦之道一與之齊終身不改女而未嫁未有夫婦之義也而從其夫以死禮歟曰非禮之中

也在禮曾子問曰取女有吉日而女死如之何孔子曰壻齊衰而弔既葬而除之夫死亦如之說者以爲夫死女斬衰而弔既葬而服除服除而嫁先王制禮初不以從一而終之義責之未嫁之女而後世乃有終其身不嫁者有就壻之室而事其父母者甚至有以身殉者此禮之所無有也然而士君子未嘗不原其志而取之焉蓋女子筓而繫纓已有繫屬于人之義夫死斬衰而弔禮既不去其夫之名而且許其服婦之服三年之恩未成而繫屬之名已定如是而爲之死雖過於禮而未悖乎禮之意也夫毀不危身禮也而春秋於子野之卒未

嘗譏其非孝事師心喪三年禮也而子貢之喪孔子三年之後築室獨居於塲雖知禮如孟子且亟稱之豈非以世俗日漓人倫之際寧取其過于厚者以激厲頑懦歟而或以烈女之死其夫爲非禮而訾之毋乃好議論而不樂成人之美乎予之從祖父玉文府君聘外岡朱氏女未娶而夭朱在室聞訃乘間自縊死事載嘉定縣志今春王子濤爲予述湯烈女事乞予文記之濤誠慤好學人也其言宜可信乃敘之曰烈女湯氏嘉定之高涇人許嫁同里王謙益謙益年十六而殤烈女往視殮號泣如不欲生者比還晝夜哭不飲食遂病病且殆父

母問所欲言則曰夫婦胖合也兒死請葬于王氏父母諾而慰之曰若果有志若幸愈令若往奉若舅姑可乎烈女已不能言頷之有頃卒實乾隆九年九月某日也謙益早慧其父既痛惜之聞烈女死悲其志乃迎柩合葬小婁塘之原濤謙益之從子也嗚呼士大夫好談節義或未能忘身後名至如鄉曲女子志在從一覩死如歸此豈有所為而為者夫惟無所為而為之乃愈可傳也乾隆三十四年五月日記

記先大父逸事

先大父性不妄語年六十九時　恩詔賜高年七十以

上稟帛鄉人多增年以邀
上賜或以白先大父先大父正色曰壽命由天人可欺
天可欺乎欺天而罔
上吾不為也大昕兒時識斯語不忘比歲　國家舉大
慶典
天子加恩老儒各省應鄉試終場士子年及八十以上
者大吏以名聞輒
降旨特賜舉人聞有私增年一紀以應
詔者因憶先大父遺言書之
先大父嘗舉管子語以教子弟曰釜鼓滿則人概之人

滿則天概之又舉淮南子語唯不求利者爲無害唯不求福者爲無禍

有客舉王子安滕王閣詩序蘭亭已矣梓澤邱墟二句對屬似乎不倫先大父曰已矣叠韻也邱墟雙聲也叠韻雙聲自相爲對古人排偶之文精嚴如此庾子山哀江南賦陸士衡聞而撫掌是所甘心張平子見而陋之固其宜矣以甘心對撫掌以宜矣對陋之亦一聯之中虛實自相爲對也

先大父年逾八十讀書不輟或云先生老矣盍少休乎答曰一日不讀書便俗

潛研堂文集卷二十二

門人戈襄校字

潛研堂文集卷二十三

嘉定錢大昕

序一

山東鄉試錄序

皇上御宇二十有四年歲在己卯直省大比貢士臣大昕奉
命偕戸部郎中臣葉宏往典山東試事伏念臣江左寒儒至庸極陋乾隆十六年恭遇
大駕南巡以諸生獻賦
召試行在

特賜舉人授中書舍人之職十九年成進士明與館選
二十二年散館
御試一等一名授職編修二十三年
御試翰詹諸臣臣名在二等
特擢右春坊右贊善充
武英殿纂修官通籍以來曾無涓埃自效今茲又忝掄
才重任承
命悚切夙夜靡寧爰星馳就道如期人闈監臨官則兵
部右侍郎巡撫山東兼提督銜臣阿爾泰整飭紀綱內
外祇肅提調官則分守濟東泰武道臣裴宗錫監試官

則山東鹽運使臣胡寶瑔內監試官則青州府海防同知臣嵩年防範益慎旦夕精勤乃進提督學政刑部右侍郎臣謝溶生所錄士四千八百有奇鎖闈三試之臣大昕臣宏率同考官知州臣潘汝誠知縣臣蔡應彪文宗玠翟翔璟秦嚴文典張若本林觀海胡華訓駱大俊朱昇鑰韓光德等矢公矢慎昭告神明披閱二十晝夜得士六十九人貢太學者十三人謹錄其文尤雅者進

呈

御覽臣例得序其端臣唯三代以下人才多出於科目然士之束修砥行以應科目者將以爲梯榮干進之階

乎抑將培其識老其材以備朝廷公卿百執事之用也
國家養士百有餘年菁莪棫樸之化無遠不届每三歲
賓興分遣臣工典試直省取士一千二百有奇貢之禮
部禮部又試其合格者進之大廷
天子臨軒而親策之公卿侍從多出其中其久試於禮
部而不第者亦得需次爲縣令教諭等官稽古之榮可
謂極矣顧士有積學數十年文字不中有司程式終老
於場屋者而淺學薄植偶因一日之長徼倖弋獲者亦
間有之此其中亦似有天焉而究未嘗不以咎衡鑒者
之失也唐臣韓愈有言唯古於文必己出降而不能乃

剽賊夫學擬沿襲之文古之能文者恭稱之而今或以爲弋取科名之捷徑宿儒之不遇淺學之登科其未必不以此也夫

皇上慎重科場釐定成憲除去表判雷同勦襲之陋首場試四書文及性理論二場試經義增五言排律復論禮臣申嚴磨勘硃墨卷之例將使士皆通經學古淹長者無不收錄淺陋者不得倖售遠近聞風爭自奮厲山左距京師千里而近被化尤速今之觀光而來者率多銜華佩實之彥彬彬乎質有其文致足嘉也夫人之才力各有所限故工制義者或拙於聲律研聲律者或

短於策論春華秋實鮮克兼之而要之學有根柢則詞必己出其詣力所至雖不無淺深優絀之別其爲讀書人之吐屬可一望而決之也臣等校閱之下於四書經義觀其學養於詩律觀其才華於論策觀其器識所錄之文不皆一格所得之卷不皆兼長要歸於有本有原不使空疏蹈襲者得以濫廁科名此則臣等區區甄別之意所期仰副

聖天子循名責實之治以少報於萬一者矣

湖南鄉試錄序

上御極之二十有七年歲在壬午當賓興之期閏五月

有

旨命臣大昕偕修撰臣王杰典湖南試臣於己卯歲承

命典試山東明年分校禮闈兩與衡文之職茲復膺

簡命自唯學識譾劣敢不倍矢公慎旣宣

旨午門外謝日就道兩閱月而抵長沙維時監臨則兵部右侍郎巡撫湖南臣馮鈐提調則驛傳鹽法道臣張泓監試則分守衡永郴桂道臣孔傳祖內監試則寶慶府知府臣鄭之僑整飭內外防範精勤乃進提督學政

日講起居注官翰林院侍讀臣吳鴻所錄士四千餘人鎖闈三試之臣大昕臣杰率同考官知縣金成華李玉

樹王業銓戴永植魏桐蔭王永芳周升試用知縣任其
昌柴楨悉心校閱得士四十六人貢太學者九人錄其
文尤雅者恭呈
御覽臣例得序其端臣唯取士之途莫重於科目而科
目進身之始則先試以文詞
國家教養士子納之庠序之中學臣歲科兩試第其甲
乙洎三年大比
特遣臣工乘傳典試拔其尤者而登進之學臣校其優
劣於平時試臣司其去取於一日學臣之試士也正試
之後又有覆試可以覈其異同試畢之日公同參謁可

以察其器度至如試臣則領闈易書暗中模索一經揭曉得失已定夫以言觀人自古所難矧以一日之文詞欲覘其夙昔之學養尤有難焉者湖南應舉士子四千餘人三場之卷凡萬二千有奇合經書義論策詩計之不下五萬六千篇臣等自闈卷之始至於撤棘計十八晝夜文卷浩繁而時日有限謂所去取者必皆允當而無一遺才臣誠未敢自信也然臣之心力不敢不盡矣竟其途以收之平其心以衡之詞無繁簡範之以法文無奇正約之以理不敢以小疵而棄大醇不敢以細失而訾全美每當去取之際虛懷商搉不憚再三雖士子

才分有限未必盡得華實兼茂之才要皆能自出機杼非人云亦云者昔明臣邱濬論科場程文之弊以爲有登名前列而不知史冊名目朝代先後字書偏旁者以致士子倣傚成風古學殆廢臣等職司衡鑒恥蹈斯弊自今以始三湘七澤之濱操觚而來者咸知讀書好古之足貴而勦說雷同之無益相與研覃經史有本有原由是文體益進於渾醇士習益臻於端謹以仰承

聖天子菁莪樂育之盛意則臣於此邦之人士有厚期焉

浙江鄉試錄後序

歲乙酉之秋天下大比貢士先期禮部列名奏請典試
官員臣大昕承
命貳祭酒臣曹秀先主浙江試事伏念臣江左下士遭
遇
聖明自爲諸生卽蒙
特達之知及成進士叨列詞館初授編修繼擢贊善載
遷侍讀遂至學士侍直
講筵校書
祕殿臣之榮寵實爲逾分而數年之閒典鄉闈者二分
校禮闈者一

恩綸畀下文柄屢司尤爲至榮至幸者也茲復有浙江副考官之
命唯浙東西素稱人文重地以臣檮昧懼弗克勝拜
命之後諏日就道如期而至其境鎖闈三試披閱二十餘晝夜與臣秀先及同考諸臣和衷將事必公必愼旣撤棘錄其文凡二十篇鏤版以呈臣例得綴言簡末臣唯文治之隆關乎氣運唯聖人建中和之極金聲而玉振之以臨照天下凡庶民之秀者皆得是訓是行而成一代文明之治在易賁之彖曰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人文者聖王之所以化民而成俗也其在觀之六四曰

覩國之光利用賓于王有山之材而照之以天光然後可以稱嘉賓而爲王者之用我
國家樂育人才百有餘年每三載舉行鄉會試拔其尤者而登進之
皇上
文思天縱
聖學日新
御極以來釐定三場之式申嚴磨勘之條士習文體胥歸日上近復因浙江學臣之請以
御製詩文頒行天下大哉

皇言煥乎有章四方人士伏而讀之如日月麗天星漢燭地雖在遐陬僻壤猶將仰末光而啟其愚蒙況浙江山水清佳人物秀穎自

大駕四度臨幸諸生之肄於學者詠歌

盛德以近

天子之光蒸然丕變更有不知其然而然者矣夫言者心之聲也故觀其文可以察其行昔陸機之論文曰理扶質以立幹文垂條而結繁韓愈有言唯古於詞必己出若夫支離穿鑿之言雷同剿襲之語於文無當於行奚取臣等奉

命司衡斷革斯獘於四書文取其法之正而理之醇也
於論取其有本有原能闡明儒先之藴也於經義取其
貫串注疏於詩取其研練聲律於策取其通曉古今三
場並陳去取斯定所錄之文濃淡正奇不名一格要皆
能以先民是程而浮泛之陳言則汰之務嚴焉幸爾浙
人士沐浴於
聖人之光華鼓舞饜飫爭自淬厲今之歌鹿鳴而來者
類多讀書自好不爲徼逐標榜之習而臣亦私幸文體
之將進而日上也雖然臣之所取者文也因文可以知
行而文究不足以該行古人稱德功言爲不朽之三以

德功覩言則言爲細矣況場屋之文拘於程式限於晷刻文雖工其能與於立言之選者僅矣誠能毋狃於小成毋誘於祿利今日爲有典有則之文異日爲立德立功之士此則臣所望於多士而多士亦各安自勉以仰副

聖天子文明之治者爾

河南鄉試錄序

皇上御極之三十有九年歲紀陽逢敦牂各省舉行鄉試臣大昕恭

命偕翰林院侍講臣白瀛與河南試事既宣

旨午門外諭曰就道如期入闈於時監臨則兵部尚書
總督仍管巡撫河南兼提督銜兼管河東河務臣何煟
整飭紀綱內外嚴密協同點名則署布政使事按察使
臣榮柱署按察使事分巡開歸陳許河務道臣周於智
分守驛鹽糧儲道臣赫爾敬阿提調則護理分巡開歸
陳許河務道開封府知府臣趙瑗護理分巡南汝光道
懷慶府知府臣陳錫鉞內監試則南陽府同知臣楊煒
璜恪謹厥職乃進提督學政翰林院侍講臣徐光文所
錄士四千六百五十有奇扃闈三試之臣大昕與臣白
麟率同考官知縣臣湯顯相蔡文甲牛問仁趙文重吳

家駒胡相忠沈一鳴周錫積善沈望路劉張永載等悉心校閱得士七十一人貢成均者十三人錄其文之優者二十首鏤板恭呈

御覽臣例得序其端臣聞古之稱不朽者三曰立德立功立言宋時許昌靳裁之有言士之品大槩有三志於道德者功名不足以累其心志於功名者富貴不足以累其心志於富貴而已者則亦無所不至矣道德功名皆儒者分內之事即聖門德行政事兩科也唐宋以來設科目取士士之有志功名者以登科目為榮而流俗之稱遂以登科目者謂之功名到手古人以經濟為功

名世俗以仕宦為功名毋乃顧名而未思其義乎
國家設科求賢三歲一貢士以河南省言之每舉常七十餘人皆一時庠序之秀然其中仕宦顯達者什不過一二人求其品行純懿經濟卓犖及文詞可傳於後者百不得一也士之志乎道德者固不以科目之得不得為輕重其志乎功名者既登科目益當講求經濟務為有體有用之學庶幾建功立名不愧科目中人物非然者徒以文字一日之長偶登科第遂謂功名在是其不謂之志於富貴者與夫言為心聲文詞之淳漓心術之誠僞形焉必能為不隨流俗之文始可決為克自砥厲

之士中州士風質朴尠浮靡險怪之作而陳言習調勦襲雷同時或不免臣本諸生困於場屋蒙
聖主特達之知收之格外洎成進士屢忝司衡兩校禮闈四典鄉試溯昔年應舉之艱辛感此日承
恩之優渥倘校閱之下稍不盡心夙夜何以自安入闈以來殫二十晝夜之力不論已薦未薦之卷臣與臣白鏻二人躬不搜閱雖未敢謂所取之文悉合先民程式而雷同勦襲之作汰之務盡既撤棘士子有來謁者臣復勉之以束脩自好從事於道德功名毋蹈許昌靳氏之誚他日文風士品或進而日上以仰副

聖朝右文觀俊之意則臣有厚望焉

送李素伯之任恩平序

贈行以文古之道也今世士大夫多不講蓋意在簡便或中有顧忌惡聞諛言都亭祖道日眠食而外了無一言相習爲故常而已益都李素伯以名進士謁選得廣東之恩平縣將行過予寓舍求一言素伯以古人自期者予不當第以寒暄之語塞之昔漢任延爲武威太守光武告之以善事上官無失民譽夫漢之郡守顓制一方事皆自達唯刺史行部得以六條按之延旣素有治行其不事上官易易也後代縣令所治秖百里之內而

爲之上官者常十數人科條繁多動輒掣肘上官之愛憎又未必悉如乎民之欲也於是爲民之心不勝其事上官之心而譽之及於民者寡矣令以親民爲職今之患在不親民而親吏胥民非相關訟及法當拘攝無由自通於官而官之耳目壹寄於吏胥吏胥皆民之黠且亾賴者爲之吏胥日用事而民之情益無以自通欲民譽之無失則又難矣恩平古稱瘴鄉今則山川清淑風候暄和恆如春時仕者以爲樂國而民俗淳朴又不同江楚之輕悍素伯出其讀書之所得者小試之其必異於俗吏所爲又聞粵中諸大官頗有知素伯之賢者庶

幾毋掣其肘而盡其心之所欲爲異日五嶺以南有如古循吏其人者必素侣也毋患民譽之不古若也

送俞楠園教授蘇州序

蘇學之有教授自胡安定先生始而蘇公爲安定墓表王偁東都事略本傳俱不之載殆以出於守臣所辟未奉朝命故略之與安定在蘇學范文正公實典郡事是時州郡尚未設校官安定特以行誼爲文正所知起布衣爲諸生師而能使法嚴而信道久而尊何其偉也自熙寧以後始有專官除授出於三省且爲館閣進用之漸士大夫始樂爲之而教士匙有繼安定之盛者豈非

職以人重之證乎夫宋世重館閣之選教授職清事簡且可由是以躋禁近故有薄縣令而希得之者今法令重親民之官州縣有人有社祿養優裕而師儒之擁臯比者徒有其名諸生隸籍匱以文貌相羈縻任滿攷績高第者纔擢縣令安世之舍此而趨彼也楠圍以名進士才力且富強顧猒薄書之煩而退就冷署其必有樂乎此者矣朱文公有言教授之職至難唯自任重而不苟者知之其以爲易而無難者則苟道也科目取士本欲因文以求其行乃糊名易書之例嚴而文格益下毋循以百人爲率其眞能通經學古者百不得二三文義

稍通無大疵纇者亦什不得一二三其餘皆剿襲稗販之作也士知通經之難而取科第之易則相習而為剿襲稗販之作人自為學不必求之師儒月課季試有名無實而教授遂為易而無難之官此非朝廷所以待師儒而師儒所以自重之道也楠園志趣不苟同於人必能自任以重而吳士之衆豈無能自樹立不因循者相與復安定之規講明而力行之行見數年之後士習正而人才興於以助

國家壽考作人之治視錢穀刑名之最其難易豈必有辨而或者徒以恐富愛閒稱之猶淺之乎視楠園也

贈邵治南序

始予典試浙江得餘姚邵子與桐知其經學湛深能以古文爲時文今春天下貢士集禮部主司思拔及古不爲俗學者以救墨卷浮濫勦襲之失而與桐裒然爲舉首榜出海內有識者咸曰數十科來無此才矣故事南省第一人當在詞館之選而與桐獨不得與其南歸也過予言别再拜而請曰晉涵不敢承家訓稍通古學幸得成名不見棄於士大夫皆吾父教也吾父行年六十無所遇不以屑意唯平日覃思經學卓然有所得而名不出鄉曲願述其一二以見於先生之文使知當代有

賞音視世俗捧觴上壽之樂多矣乃言曰昔吾王父以治經爲東浙大儒吾父幼時羣經三史皆暗誦中年以後獨喜讀易博覽衆說期於自得嘗病後儒言易多求諸十翼之外愈巧而愈離其宗故爲說曰易有十翼猶禮春秋之有傳也傳以釋經羲文之意待孔子而明經傳之篇不可亂而經傳之義未嘗異費直以彖象繫辭文言解說上下經此善於讀易者也後儒謂伏羲文王周公孔子各自爲易不可以孔子之說爲文王之說此不善於讀易者也元亨利貞四德其義盡於文言爲上下經綱領貞屬信不屬智文言訓貞爲固固者執守之

義時位不同故有不可貞之辭訓正而固於義有所窒矣又謂序卦雜卦非聖人不能作序卦主流行生生之謂易也雜卦主對待一陰一陽之謂道也又謂言卦變不如言互體鄭康成虞翻諸人取連互陰陽消長法象天然一傳而為卦變屢變不已遂無定義按卦圖依爻遞變似本八宮宗廟游歸之法然圖與歌取例不一自著而自亂之不如漢人言兩互之不失其常也予聆其言未畢撫掌而起曰甚矣翁之善說經而與桐之賢有自來也近代言經術者守一先生之言無所可否其失也俗穿鑿傅會自出新意而不衷於古其失也妄唯好

學則不安唯深思則不俗去安與俗可以言道若翁者可謂好學深思也已翁以通經無求於世而天生賢子以昌其學與桐之才竝立致富貴而天使就閒以侍養其親以成其道德文章富貴之顯親者有限而道德文章之顯親者無窮天之於翁何其厚哉古之經師多壽說者謂苦心凝思非攝生之道疑其稟受與常人異予以為不然心之官主思竝通而不竝塞故未有以用心而傷其生者儒者之用心求所自得非苦之也唯心乎富貴者求其所不可必得幸而得之而所求無猒故常苦其心以終身若夫心乎學者深造隨其所得已得則

樂樂且可久終日用心而不爲心苦此儒者之所以多壽而非若養生家之強制其心使無所用也與桐歸以吾言質之於翁其然乎否乎

贈談階平序

天有度乎地有周乎吾不得而知也而唯數有以知之數起於一之端引而長之折而方之規而員之千變萬化莫可控摶古之達者設爲鉤股徑隅以窮其變而天之高地之大皆可以心計而指畫焉祖沖之綴術中土失其傳而契丹得之大石林牙之西其法流轉天方歐邏巴最後得之因以其術誇中土而驕乎其上夫東海

之與西海語言不通文字各别而布算既成校之無絫黍之失無他此心同此理同此數同也歐邏巴之巧非能勝乎中土特以父子師弟世世相授故久而轉精而中土之善於數者儒家輒訾爲小技舍九章而演先天支離傅會無益實用疇人子弟世其官不世其巧問以立法之原漫不能置對烏得不爲所勝乎宣尼有言推十合一爲士自古未有不知數而爲儒者中法之絀於歐邏巴也由於儒者之不知數也昔齊桓公之時士有以九九見者設庭燎之禮以待之九九者黃帝所傳商高所授周公大聖不憚下問桓公禮以庭燎良不爲過

而樆黐且小之西漢之世已有此論何況後儒予少與海內士大夫游所見習於數者無如戴東原氏東原殁其學無傳比來金陵得談子階平其於斯學殆幾於深造自得者乃不自足而雖就予予未老而衰昏耗健忘無能益於階平然有願焉則以爲歐邏巴之俗能尊其古學而中土之儒往往輕議古人也葢天之說當時以爲疏今轉覺其密七曜盈縮損益之率古法與歐邏巴原不相遠也其爲彼之所據者不過數端而其說亦已屢易吾烏知他日不又有一說以易之乎其不可易者可知者也其可易者不可知者也知其所可知而不逆

億其所不可知庶幾儒者知數之學子末之逮也願階平勉之而已

遜庵先生七十壽序

少司寇遜庵王公以文章經濟敭歷中外垂三十年天子嘉其清勤由方伯擢貳秋官數奉使出讞疑獄奏當咸稱上旨而公尤以博雅重海內宏長風流模楷後學論者以擬新城文簡公有兩司寇之目歲癸丑請假省墓以五月返里門焚黃告祠下聞者莫不歎羨晝錦之榮而忠孝之兩全也粤十有一月公七十初度之辰士大夫

咸思稱觴為壽公先期固卻之而詩文投贈詎不可辭大昕從公游最久始同學繼同舉進士又同官於朝嗜好亦略相同其可無一言乎古之人於所尊敬及所親者恆致頌禱之詞詩三百篇中曰以介眉壽曰壽考不忘如此者不一而足壽者五福之一似未可以必得而詩人言之若操左券者豈虛諛而無實哉誠於其立身信之而已夫以寰宇之大齒危髮秀者何止千百輩而食味別聲以外了無所有非古人所謂壽也唯其人有利於民物有益於風俗有功於藝林而後人人共樂其壽夫至人人共樂其壽而壽眞可操券得矣此非烜赫

於一時之壽而長留於千載之壽也公久直樞禁慎密多陰德元老有所咨詢必援古證今斟酌允當事成而不居其功其在金川行營草檄運籌出奇制勝贊成亘古未有之偉烈在方面務持大體不以操切求近效而休養調劑常恐一夫之失所在法司謹守律令不以私意更舊章而平反冤滯常懼一人之向隅每造郄敷陳剴切無隱宣
上德達下情用法而得法外意蓋民物之被其澤者渥矣公風度凝遠外和內介以精白結
主知以直諒信僚友壁立千仞旁無依附暮夜之餽不

及其門珠玉之玩不陳於側重名義而輕勢利獎廉退
而薄脂韋位登八座而家無長物親故待以舉火未嘗
有德色家居刱立祠宇儲書籍延師以課族人置義田
規條一準高平范氏嘗慕白文公龜文元陸文定之出
處若有志而未逮者蓋風俗之賴以移者深矣公自爲
諸生卽負重名詩詞之工紙貴吳下經術專宗漢儒名
其齋曰鄭學以示圭臬所在及登高科
召試入西掖
朝廷有大著作輒預編校館閣經進文字多出公手旣
而從軍蠻徼所歷皆險惙斗絕公於下馬草露布之餘

揮灑千言紀行書事以詩當史於未經人到之地作未經人道之語遂於李杜韓蘇而外別開生面矣性耽風雅獎成樂畯一言之工咨嗟不去口論次朋舊詩文擇其尤雅者都爲一集曰湖海文傳以備掌故表潛德蓋藝林之藉以傳者廣矣雖然泰山之雲膚寸河海之潤千里天下以爲至高極深矣而山海不自知其高且深故能凝然久峙浩然常流眞如之體終古而無以尚也公之立身制行所成就既卓卓如此而深自斂抑退然常若不及與古人爲徒而無慕乎月旦之榮與造物者游而若忘乎簪紱之樂生平博覽內典精修白業於世

出世間無有罣礙超聲聞緣覺而究菩提第一之義離語言文字而入維摩不二之門其視千載無異一吷然則吾聲之所蘇稱而不能盡者猶滯於壽者之相而公固別有所以壽者在也又何能測公之涯際也哉

潛研堂文集卷二十三

門